理學宗傳

理學宗傳卷之十

容城孫奇逢輯　門人王志□仝編

四孫　淳

羅文恭公

真切為己明之真傳

文恭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江西吉水人父循仕至憲副公自幼端重不為嬉弄年五歲夢至通衢市人肩摩自知為夢呼曰汝往來者皆在吾夢中尚自擾擾何耶拍手大笑遂覺以告母李識者知非埃壒人也年十四未屬文其女兄夫周汝方為語舉子業後汝

方師陽明于虔時時請學問正傳公於是慨然有志
聖賢之業嘗歛目端坐同舍生詢之曰是羅道學先
生耶比傳習錄出奔假手抄玩讀至忘寢食年二十
二舉於鄉以父疾遂輟會試師事里中李谷平谷平
端嚴有守學以闢邪僞訓者及計偕聞同郡黃洛村
何善山曾受陽明學附其舟撥事之時公兢兢然動
止不踰矩而二君言動如常衷疑之一日論學善山
慨曰近世號名講學者究其裏微類非人心耳公撫
然內省自是學求近裏日究陽明致知旨嘉靖八年

廷試世宗親閱所對策批云學正有見言讜而意懇忠宜擢之首者賜進士第一人時外舅曾共官太僕卿報初下趣告公曰喜吾婿幹此大事公面頸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遞一人奚足爲大事也是日猶補衲來偕何黃二君聯榻蕭寺中商學爲授翰林院修撰明年請告歸謁谷平於浙邸討舊學後日侍憲副公於家訓公不姝童稱言動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排席授几公忻忻從事焉入京補原職時歐陽南野徐存齋共事館中公

每從論學退輒綴紀嗣充經筵尋丁外艱遵居喪蔬食飲水三年寢不入室每寓近里玉虛觀四方士因而依遊者衆或諷以居憂講學非宜公曰志在求益非敢主會開講也服闋彌年丁母憂執禮彌嚴一日玩內典得反聞之旨遂覺此身在太虛視聽若寄世外友人視其顏貌驚服忽自省曰得無誤入禪耶乃反求諸孔孟與同郡鄒文莊公及諸同志切劘無虛日召改左春坊贊善赴召道南都兩入城晤同志與龍谿諸公質辨累日至維揚邀泰州安豐場訪王

心齋心齋時病公就榻翁與論迹近悔根疵求益心齋不答但諭立大本以為能立此身便能位天地育萬物諸病當自消抵京與其友唐荊川趙浚谷交好日相期許以天下自任中外稱曰三翰林時備位未定浸聞有他議公與之各上疏以預定東宮朝儀爲言忤旨罷為民公出京與荊川各買小艇聯篷角巾布袍蕭然世外每暇共編圖史學書寓迹覺意既邇二年庶弟請析居公盡推先世田宅與之自別建一宅僅蔽風雨倒跡城市辭受取予咸裁以義不循世

緒時裕嘗曰此吾當然非期免毀譽也郡中東郭南野雙江諸公咸聚居講學常至數百人公每與抑抑求麗澤未嘗以言詞先人然聯其容止恍惚景行有不假言詞之求者遊衡嶽僧楚石私曰吾嘗受異僧外丹譬非人無傳今以授公公拒之丙午過毘陵訪荊川夜語心契躍然曰此幾千載一遇乎然荊川自以博大不如也冬闢石蓮洞自是多洞居同錢緒山王龍谿赴青原之會士友至者益衆己酉一日坐洞中有悟恍惚大開灑然自得邑令以講聚無所爲葺

須思繫之之類

懋溥雪涙闕庚戌閏都城被遏公目不交睫者月餘甲寅會王龍谿丁游天逐同舟西歸會于懋溥乙卯春偕龍谿游楚過黃陂深山中龍谿先返公獨留樓一樓日夜趺坐半榻中三月餘自覺有省九月返舍讀江水漲公宅舍漂沒假宿田家撫院馬公森以公家故窶而當郡臺修傀坊數千金貽縣令檄縣取為構室助竟辭之撫川以兵事起官約偕出公曰天下事為之非甲則乙某欲為未能者得允任之即比自效可貸必我出時相亦貽書致意公答願畢志林壑季

踰五十謝客屏居止止所製半榻默坐榻間不出戶者三年事能前知人或訝之曰是偶然不足道也荆川許至覺始下榻邑當造賦冊念詭濫重為民病減里中按畝收賦將冊憲使即以邑冊請公任之於是宿弊頓革貧者帷若更生癸亥錢緒山以陽明年譜請校裁既竣序之時年六十矣四方士叩請日繁公教先默識頃刻行凡初至者諭令靜坐反觀俟稍有疑然後隨機引入甲子春夏集有斐亭者先後不絕公日三至終日忘言惡精神流溢真意融洽飲其和

者自不覺入之深也明年八月疾作子世光適赴省
試家人問何言答曰兒遊但當以英服窮窮固自好
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欲手端默而卒
年六十有一隆慶元年詔贈光祿寺少卿謚文恭

良知辨

余問於龍谿子曰吾記與光棲若何曰將以救病非言學也曰何曰良知者感觸神應愚夫愚婦與聖人一也奚以寂奚以收攝爲余不答也而腹飢索食龍谿子曰是須寂否須收攝否余曰若是則安取於學饔飧與禮食固無辨乎他曰龍谿子曰良知本寂無取乎攝寂攝寂者必槁矣良知本神應無取乎與應與應者義襲矣吾人不能神應不可持以病良知良知未嘗增損也余曰吾人嘗寂乎

此段甚陳保陽明功巴龍谿之攻

曰不能曰不能則收攝以歸寂于子何病吾人不能神應謂良知有蔽可乎曰然曰然則去蔽則良知明謂理欲有辨奚不可求則得舍則失不有存亡乎養則長失則消不有增損乎擬而言議而動不有照應乎是故不容求者理之常也是謂性不易定者氣之動也是謂欲不敢忘者志之凝命之立也是謂學任性而不知辨欲失之罔談學而不本之眞性失之鑿見性而不務力學失之蕩吾懼言之近於蕩也龍谿子曰若子之言固未足以病

良知也

中庸解答門人

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正原民鮮能之故天下人品只智愚賢不肖四種智者是了悟的人其知解伶俐似於道儘能分曉但認定了悟處便是道又被知解超脫太甚看得道之條理都沒緊要不肯晝分幹當事稍涉於卑近便忽易之如莊子謂曾史之行是也故其於道不是不明却是不行至於愚者雖無此病又偏矣了縱說亦難曉安望其有爲

也賢者是篤實的人其執持嚴密似於道儘有定守但認定篤實處便是道又被執持苦廹太甚看得道之體段過於狹小不肯開拓推求言稍涉於高深便信不及如子路疑佛肸之往是也故於道不是不行却是不明至於不肖雖無此病又被放肆了縱來縛尚不受安望其有知也故道之在人固是愓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是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爲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飯

相似人人日用而不知却是當面錯過也想不肖者不足責所賴以明此道者賢智耳又爲知解所惧執着所拘是以千古聖人不數數得見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甚歎之也然則如之何必也大智大賢之人乎大智必如大舜之好問好察執兩端而用民之中自已一切知解俱忘始無智者之過大賢必如顏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只是一處緊要始無賢者之過能如此此道豈有不行不明者哉故事物有智慮可能得志行可能得氣魄可

能得惟中庸不由人勘得婁子精采只不泥滯於內不受變於外便是能自强也凡思而不學者近於智者之知解故謂之殆殆則不能平實正不行之驗學而不思者近于賢者之執着故謂之罔罔則不免牆牀正不明之驗此漸入智與賢兩邊路徑也夫賢智之與愚不肖遠矣至其無得於道相去不能以寸學者可不就其質之所近與學之所得察其不足者而善友之以求免于賢智之過哉

書龍華會話後

嘉靖戊申仲冬西石王君聚九邑士友於龍華伺除將別求東廓先生之言以爲久要先生於是追錄其講語條列而聯次之以致切磋之意明年持示不肖俾續其後不肖反覆先生之言於經中所載大約解釋明白令人反身自省較之平日書冊之研窮若談與聽他人語者萬萬不侔從此而善進可以自得無礙矣嘗自病資質凡庸談學者二十有三年往往逐人口吻學人步驟未嘗有特立不拔之志邇來自驗凡所以如此者皆緣欲根未除

了無隔礙何悟一貫之旨

故隨在染着耳既有染着縱令解釋得去亦與自已無干當下循省不爲無功其視德性相將背馳與談與時他人語又何別也欲之有無此心自能覺得是謂明德不由安排推測時時斷絕不得是謂德性覺處無有不是是謂善無有別物是謂約無有不宜是謂義此件原無奇特聖人如此愚人亦如此是謂庸德庸言從此處作用是謂發育峻極爲三百三千又謂之博雜處作用却又原無物謂之靜動無端無一物也皆存此覺不得有泚是

謂戒愼恐懼有未至者求以至之是謂徙義錯後
月反不容停留是謂改過全體完足是謂復無二
功也而所謂官職貨財技藝事功雖若甚粗然人
人未有能出脫得盡者則皆所謂欲也夫覺處人
人有之宜易存也然所謂欲者亦人人未能盡皆
出脫則所謂雖有存焉者幾豈不爲世人之患歟
夫欲者我自欲而覺者亦我自覺也我旣欲之而
亦覺之又從去之而欲竟不盡出脫然則所謂德
性者果安在哉我自不欲則無所用其去之之力

而所謂覺者曉然其中若是者亦嘗試行之乎有之則欲之易以去與覺之易以役者其幾在我顧自斷者何如耳未有為之而不成求之而不得者也然非未可以解釋求之得其似未有不咀其真者也此不學者之始事也不肯資質凡庸年久而猶不能出脫于是視君之銳志誠篤多讓故申東廓先生之說復之俟若出脫盡時書以報我則諸解釋語可以一笑而破矣

書萬日忠扇二章

心之官[illegible]本

一氣不貫書寫詳備未一著耶

寂然不動者誠也言藏於無也感而遂通者神也言發於有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言有而未嘗有也三言皆狀心也常有而無不使其雜于有是謂研幾真能不雜于有則常幽常微而感應之妙是知幾之神謂幾為一念之始者何足以知此

能以天地萬物為體則我大不以天地萬物為累則我實大以天地萬物為體者與物為體本無體也於無體之中而大用流行發而未常發也靜坐而清適執事而安肅處家而和婉皆謂之發而不可

姚江以爲體常寂常虛可參可舒全體廓如

龍場陽明祠記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於天下天下之人師其說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間曾至其地與否龍場故謫官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棲遲詠歌之所至今宛然能無思乎前何陋軒君子亭之廢址復亭其北爲主以奉之者始於憲副雪山其公其撤亭北壁半坎剔穢小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爲門題曰陽明書院周以垣繚之詩以傳入者侍御麟

陽趙公錦趙爲先生鄉人有氣節而又嗜學故其
勤若此祠成致侍御之命索予記者爲憲使仰齋
胡公堯時增飾未備親視其役復自爲文以祀且
遣使速記者今巡撫都御史須野張公鵬翼與憲
使龍山張公堯年參政楓潭萬公虞愷學憲高氷
謝公東山也余嘗考龍場之事于先生之學有大
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孩童固有而不假于
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人無異也乃先生
自敘則謂困於龍場三年而後得之固有甚不易

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風露之摵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机雷霆奮焉百蟄啓草卉茁氣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際天地且不能違而況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之志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于是一變而爲文章再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蠱政之時撻

之朝而不悔其憂思鬱欬意氣激烈議論鑱劌真足以凌駕一時而托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于萬里絕域荒煙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既無一可娛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廹于中志之有不能勢限于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脊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强者柔浮者實凡平日之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增吾之機械益吾

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于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塲其風霰也哉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而其致知之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于枯槁寂寞而求之矣所謂盜聰明將機械者亦嘗有辨于中否乎夫良知之處寂然不啻風霰之飫其形其惡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機而人之憂愉恐喜咈順拘肆之

態森禍出沒於胸中目不知其尾鱗又不啻一龍
埸也然未有知之而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
滋而勉強格禁于既發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
何益于進退也生于憂患死于安樂豈亦有待其
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補過齊天壽而後可
以言修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繫者也若難而
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能埸固傳舍也先生過之
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電非先生其人莊烟深箐裡
飛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之世之勢

位抑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令然而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耳吾又未嘗不有感于賢愚相遠而嘆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而余始爲記須野公持節來鎮戎務底定群公當藩維之寄廣政修和頒乃出榛莽履幽巘徘徊其址信宿不能舍去復走一介索鄙言于數千里外果何所慕也哉後之覿風者試思之

其縣將[illegible]之人樣

韶州南華書院記

此繇又不當一遊

虛妄之辨

司馬晉江張公岳鎮嶺南之三年民大和兵戢爲舉孝故正典以嚴神人曰惟余姚山南薛先生先生實後文獻謫無特祀不可以檄郡守于是郡守南寧陳君某祇相其役建南軒書院中爲祠顏堂若干楹門垣寢廡牲皀器物歲秋以度訖工陳以余辱善俾爲之記且曰吾有以告於先生者昔者誦先生之言曰學者莫先于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然意之所向一涉于有爲皆不免于利之也當是時余特虛妄之見而未嘗實致其力以爲吾

活現

不量雜研

責

之日用苟未至於有所偏斯已矣而豈必盡絕於其意意之所向苟未沉溺斯已矣而豈能遂無少於偏故闘沉溺而寔甚者若將浼焉而自視固義之歸也已而求之動靜之間而後負大慙焉夫天之於人不能無食色居室貨財以相養則亦不能無爵位聲譽技能以相別也吾以有生重其累而又以有知雜其誘以外誘之知而觸有生之累其心既無以自勝矣則亦不得不從而寄寓其間故意之所向不之於食色則之於居室不之於貨財

見入最深處

則之於爵位聲勢技能而心之無所爲者日紛紜矣方其始也固知其不可以相兼也及其緣數當機輾轉依附失者之慄得者之爍營營然且滅且生而不知悟也然以其虚妄之見則亦豈無驅逐懲創之力哉惟其强於暫者不能自必于其久勉於外者不能盡忘于其中吾之日用以爲未嘗有所爲者乃其勉强之少間而意有所向固即彼之所以爲沉溺特吾有以文之不若彼之暴露焉耳嗚呼植其根而惡其枝蔓濬其源而禁其末流豈

此物謂采
祖

徒無益而已哉不知吾心之無所為足以自勝而不羨于彼者自作止食息以至出入進退之有節也可以免于從逆之凶自應酬宰制以至家國天下之有道也可以周其一體之愛用之而不見其窮測之而不見其兆極于天地而不為大橫乎四海而不為遠傳之萬世而不為久貴而無足以為榮賤而無足以為辱生死而無足以為變而輕重低昂之勢有不待于論量者而以較吾之所謂管營此何啻康莊之于荊棘清沚之於汙淖也而猶

勿長此憤

以驕逐懲創之力交戰而迭爲之主不已深惑而可哀矣乎嗟夫三代而下父厚于慈而子薄于孝君德其下而民慢其上反唇鬩墻之怨譸張譏訕傾奪爭鬬之禍接踵而不休者果孰爲之其能足以自勝而不屑于亢已者幾何人哉此先生不能已於言也吾因懲于先生之言而有憤焉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皆爲也而顧以怒焉懲而不出於僞是小人之不可爲而利之

不可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也而猶以喜焉喜而不出于僞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而義之不可舍者夫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之所愉或不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遜之知君子之不可不爲矣而吾之所愉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是可喜者又將避而去之夫喜怒之于毀譽若彼而于其身又若此非非思之甚也乎以余之不肯懟人之不相遠也故不諱其

慨憤者而具以獨告雖然苟非有志於希先生者亦孰聽而信之哉先生蜀産而楚寓也非文獻無所徵於鄙非欲希先生鄙不必于特祀嗚呼即祀事之行可以知其人之辨已

寧國府學門記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間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蓋

嘗讀魯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為教宜其言無異同也與考弟子各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己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僅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則亦不得不殊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躐越不達之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為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

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非徒一身爲然也即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晝自晝至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況于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啓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智絶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雖然不如是不足以致曲而極深以吾之資去道尚有遠與近也故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得門者寡在夫子之時已然吾何疑于今之世乎是

知辨論答問之不一者乃其所以爲致一而欲以一言槩人不計其僞不量淺深獨倡羣和即見成能伐異黨同應聲揆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妙懸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寧國府儒學在陵陽峰之南其形勢左昂右傾而午而道出於子形家忌之建昌東源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是邦絜己愛人治行稱最既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課業而口授之尤拳拳於

藏修之地棐臺榮宇輔其傾仄於是有文昌閣辨志堂龍首亭既而嘆曰形家相宅數起于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抵于法不可乃毀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廢其有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某日又幾旬而告成復遣諸生某齎書幣問記于余且欲告諸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覩朱君不惜更置經關之費以求形家之善利其於聖門所入豈有遺哉夫不揖其故不可以圖新猶不改行不可幾于修業也彼可以力致者

若易然矣吾之于學不有甚難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及其身求與道合不限于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歷艱隔而底實際必自改行始能改行者可以由是路出入是門不負於朱君也巳朱君名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是役也時訥而用不告假事集而力不知疲其勞宜特書而是時虞君某幹君某為郡倅江君一川為郡司理皆樂其成朱舜江山余同鄉而余于寧國又

多有故交故委記也不能遜

南譙書院記

嘉靖己亥冬余入京師訪南懸戚君賢于全椒入南譙書院會聚樂堂初成遂偕落之將行戚君率諸生康貢等索余言爲記且曰毋令他日忘斯遊也余諾之未幾謫歸不果爲後十二年爲庚戌之冬戚君書來理前語而余方病明年辛亥又使走敝廬促曰碑人礱矣病不得謝因追述其事以復之憶落成之日諸生有問可欲謂善之旨戚君遜余

余由所聞爲答不以自疑聞者莫不首肯亦未有以余言爲非者自今覩之悶不勝愧發也夫所謂可欲云者猶曰自慊云爾天之與我者至善也而不可以指陳於不可指陳之中而欲言之以示人則亦不得不即人心之所自狀者使自求之當人心之自慊也必有可欲者存不啻如芻豢之悅我口而不容已焉苟爲不然胡爲而不厭棄之乎故即其可欲而善可知矣當人心之自疚也必有不可欲者存不啻如疾痛之危身而恐相浼焉苟爲

不然胡爲而不隱忍之乎故卽其不可欲而不善可知矣是心也不特好仁者爲然有惡善而告之雖庸夫稚子亦將感激而動于中不特改過者爲然有惡不善而告之雖元惡大憝亦且沮喪而掩其外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異時所咨固不能詳然于善不善之間不以自疑亦曰余既已知之矣而十有二年以來詔之知善矣而自慊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可欲也不知善之可欲猶不知芻豢之悅我口者也不知芻豢悅口者未嘗遇芻豢

令人太息

焉耳世有過悅口之味而不好者乎則亦未嘗知善之謂也謂之知不善矣而自疾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不可欲也不知不善之不可欲猶不知疾痛之危身也不知疾痛之危身者未嘗蒙疾痛焉耳世有蒙危身之禍而不惡者乎則亦未嘗知不善之類也未嘗知善與不善而不以自疑人亦不以爲非例此此出于口彼入于耳皆未嘗求諸己故也夫以[illegible]小夫稚子之惻怛猶知感激矣而出于口者顧懇紉于憒會之餘以元惡大憝之悍厲猶

知汨沒矣而入于耳出者竟無得于物悟之後則又何也天所與者爲性而求諸己者爲學彼庸雅陋惡之可與于知者天機之所以不狀出口入耳之不足以爲知者以其無益于學而又適以害之也知口耳無益于學而後知求諸己者之爲功余勉焉而未之得也有能終免于愧心乎而尚可以有言乎若諸生則亦自有貴矣國家養士于學建之師長別之齋署序之餼廩肄之器業可謂備矣有司推法外之意擇名勝而館穀之以有書院之役

遊亦曰吾游息之地以順遂其性將無有材觀而善者出于其間近之足以善鄉國而遠之足以善天下其猶勞來弛張之道哉而諸生者亦旣羣聚而樂其成矣苟于善不善之間萬一有如余所言者惟口耳之傳而莫知在己之所得不亦負有司之望而重養士之累哉是在成君倡率之者何如也書院舊爲尼庵嘉靖壬午有司逐其侶而屬之學後署爲南譙書院前廳後寢庖湢有序繚以周垣垣下爲池外爲門而聚樂堂在其左由羨門而

嗣葺之者清屯御史項君淵巡鹽御史陳君蕭吳君悌知縣李君舜臣董其役者義民彭齡兆橋王釗堂則士民所自治也全椒邑僻而瘠惟此地溪谷稍邃逝以戚君之故游人過客無虛歲諸生相從登眺于斯有如誦其愧心之言而取以相益又思有以正之則是記也獨舊遊之私而已乎

答蔣道林

往承惠書論大學之旨幷孟子講義縷縷數千百言極感提誨當時讀之至再至三理極明暢弟于言

此一覺正是一日克復天下歸仁眾象如鳶魚後山河大地一齊穿親厚無隔礙

下未有灑然快心處以是未敢率意奉答未幾入深山靜僻絕人往來每日兀坐一榻更不展卷如是者三越月而旋以病廢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物旁通無窮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有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古來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之一身乃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經吾之目而天地不滿于吾視傾吾之耳而天地不出于吾聽冥吾之心而天地不逃

于吾思古人往矣其精神所存即吾之精神未嘗往也否則聞其行事而能慨然憤然矣乎四海遠矣其疾痛相關即吾之疾痛未嘗遠也否則聞其患難而能惻然怵然矣乎是故感于親而親焉吾無分於親也有分于吾與親斯不親矣感于民而仁焉吾無分于民也有分于吾與民斯不仁矣感于物而愛焉吾無分於物也有分于吾與物斯不愛矣是乃得之于天者固然如是而後可以亂天也故仁者渾然與物同體同體也者謂在我者亦

即在物合吾與物而同爲一體則前所謂中虛而能攝通乎上下四方往古來今內外動靜而一之者也故曰視不見聽不聞而體物不遺體之不遺也者與之爲一體故也故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盡己之性則亦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東西南北之四海與千萬世之上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其有不同焉者卽非此心與此理乃異端也是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非自任也先

公自私
覺兩得

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匹夫匹婦不蒙澤如已推而納之溝中天下之飢溺由已飢溺之也孔孟之皇皇豈孔孟之得已哉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如欲平治舍我其誰分定故也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隱居求志行義達道在孔子之時蓋已未見其人况於學絕道喪之後哉是故自小其心自私其身執一偏之見以爲學者二氏者有見于已無見於物養一指而失其肩背比于自賊其身焉耳諸儒闢二氏矣猥瑣於掃除防檢之勤而迷

謬于體統　之大安於近小而非昧其全矜其
智能而不適于用譬之一家不知承藉祖父之遺
光復門祚而領棲棲於一室身曰是計其堂奧未
窺其積聚未復終無逃于樊遲細民之譏其於夫
子禮義與信之云終莫知其爲何說也則亦何以
服二氏之心也哉自是而後回視向之
有若先得我心之同然向之心志所趣又若未嘗
必以聖人爲可學益知吾心體之大則回邪非僻
之念自無所容得吾心體之存則嗜欲十度之私

自無所措然此亦自知之可持以諭之人人緣應此萬物一體之實說未有省也歸而復取執事數百千言反覆觀之而後知良工苦心不覺有默契者凡余之所欲言固已盡於執事而執事之所未言者又若有待于余獨不解前之未快心者果何爲今之有契于心者復何自也以執事之懇到與余之向慕有年矣猶然參差若此彼一時議論之異同一言意氣之貲許又烏足稱爲合離哉且所謂大學者蓋言大人之學將以別于異端則明德

親民是也至善言其體也虛而能通何善如之知止則有定靜安慮復其虛而通者是謂能得知止者言其功格物以致知知止矣通天下與吾為一物莫非物也而身為本有身則天下國家兼之矣莫非事也而修身為始身修則齊治平兼之矣知所先後而後所止不疑得其一萬事畢執事所謂覷破此物是也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為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知本故也是故知所先後真知

學問無止法一見爲了當便成斲喪

也所謂識仁所謂明善所謂知性是也致知而不
守格物則不足以開物成務此聖學與二氏
同異所由辨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
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
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
而不使開腸非必颺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
已此執事所未言者今果以爲何如哉所恨年來
衰病日侵禍變繼作將來日月幾何不知能了此
事否乎道與行值有喪事不暇裁問非有他疑而

頗無從顧各珍重

荅友人

前獲來書知與友人究竟此學旣蔽悅之又糾正之且憫悼之愛人之誠與衛道之切並行不悖視世之言說遞一術不免于人己之別亦豈得爲虛受哉今使甲語乙曰吾不能從乙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乙語甲曰吾不能從甲以爲虛吾執吾之中而已夫中無定體非可言說甲不能信乙之爲中猶乙不能斷甲之非中也甲一亦是非乙一亦

是非安知其不以執已為執中而能執中者安知其不在於用人之中哉使中而可以言說則不必回能擇之也使中而無所得失則不必回能擇之而既得之又須拳拳服膺也即有應者曰吾能執中而又能用人之中即可許其如舜否歟知其未能而數語之即可許其擇而得之又服膺之如回否歟象山有言徵仲說一某不說一某常箴他當時讀之不知所指而今而後乃知古人不貴言說且病執言說者無益有害回莫若躬行實使人

相觀者之爲得也象山嚴敬仲矣務淵之會後人疵之非謂陸之言說未歸一也爲其膠心習氣猶有未化即非德性之用爲在其能尊之也故曰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人自化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雖然以善養人亦非以此致其終所於己也彼通天下爲一身與萬物爲一體視在人者猶其在己故善則極揚之惡則極掩之其情通故其感速理固然也苟誇其善矣而不

存忠厚
待人

免奸臣其所欺蔽者其能以不恥乎苟求其過矣而未能無有於作惡則者其能以不責乎彼憤而恥者誠甲矣吾何進之又動其憤恥以阻其入譬之愛身者於癰疽也將不顧其痛楚毒其體而割裂之乎亦將從容待其將潰而後決之乎形蹤疑似之間傳述影響之事所宜屏人耳語深求其故微辭曲譬其成其美根惡必察固未可輕信而公言之也其或遂已之責望而遂忿疾于預防人之流弊而豫文致其罪播騰論列載之簡書雖出于

愛人無已之心然使人人據爲斷案指其舊踐撥其新得不知於欲並生哉 之意又何如也數年以來朋友凋落此學不絕如綫所賴於諸君子培養者不小非積誠潛移之未有合并光復之期也偶感高論自悔往愆不覺冗贅惟執事正而教之

答郭平川

陽明先生良知之教本之孟子故常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入井怵惕蓋指乍見之時未動納交要譽惡聲而言孩提愛敬蓋指不

擴充長養於才能惕復以一念之萌自消甚則捉是事緣交持

學不慮自知自能一而言乎且好惡詣指日夜所息牿之未至反覆而言是三者以其皆有未發者存故指之良朱子以爲良者自然之謂是也然以其一端之發見而未能即復其本體故言怵惕矣必以擴充繼之言好惡矣必以長養繼之言愛敬矣必以達之天下繼之孟子之意可見矣先生得其意者也故亦不以良知爲足而以致知爲工試以三言思之其言充也將即怵惕之已發者充之乎將求之乍見之真乎無亦不動於納交要譽惡聲

之私已乎其言養也將即好惡之已發者養之乎將求之平旦之氣乎無亦不牿于旦晝所爲已乎其言達也將即愛敬之已發者達之乎將不失孩提之心乎無亦不涉于思慮矯強已乎終日之間不動于思不牿于爲不涉于思慮矯強以是爲致知之功則其意爲有不誠而亦爲用以立誠二字附益之也今也不知但取足于知而不原其所以良故失養其端而惟任其所以發遂以見存之知爲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混淆以外交之物爲

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理欲混淆故多認欲以爲理物我倒置故常棄已以逐物來教所謂平時不能專一翕聚縱一時有見亦能常得烱烱又况自私自智之心勝往往欺其所不可欺蓋已得之竊意陽明公之本旨或不若是相遠也夫食實而不溯其根飲流而不濟其源世以爲忘本者之譬今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以一覺之頃爲實際不已過於鹵莽乎審如是則良知二字足矣何必贅之以致審如是凡怵惕者皆有火然泉達之勢

矣何必贅之以充凡好惡者皆有出入無時之妙矣何必贅之以養凡天下之人自孩提以上者皆仁義之君子矣何必贅之以達此殊有所解也

答胡青崖

舟中春懷漫有所呈返棹又幣往復一書然十五年別來彼此用功節次與所經嘗者未嘗細加近遇懸邇見手題徘徊久之念人生如隙駒消却白日竟何所成容易衰老而悲窮朋友分攜安能為謀徒以切磋之誼此悰悵相許不為有識者所笑乎於

[illegible]
是要人不

是獨臥蓬窗愴然想千古之思歲聿云暮百感方
集忽沈文學親捋青帙多儀及門疏緘罪教耿耿
今昔又若神交默應者亦何詩也既感善念無以
爲報復愧學未成資不足以酬嘉惠茲土之盛心
勝興自顧又不獨徘徊雪浪之上而已夫學貴近
裏篤實有足安頓然後從此論進退若一向支吾
於見解議論之間纔得友切磋無益也近裡安頓
乃在收斂精神一番後精神自不走透然後得之
至此方可語良知之通塞論語所論恥惡衣惡食

不患人不已知與言之不出皆是防走透之病皆是枯槁收斂之功若不從此處磨劄至極便欲隨事隨物流行感應恐不止一暴十寒而已兩年走匡廬與他境界棄外物默默料理正在於此今歲體得內外兩忘一言真是致良知之功良知本無內外今人未經磨劄却都在逐外一邊走透稍知反觀而不得其要又容易在守內一邊執着脫此兩種始入內外兩忘境界始是近裡有安頓人此非收斂枯槁後亦不易言也兩日正作龍場祠記登

揮此件意味只是不工於文又鄙筆力不得此件意味明白顯露以爲一快僕應稱請正白鹿之聚所謂兼惠茲士盛心米耿耿不已必有能應之者區區非其人也夫學之在已者既不可以見解議論抵當支吾其推以教人者亦不容以見解議論鼓舞興發即能鼓舞興發所令反所好民且不從况士人乎精神感召有不待言說而齊齊焉者此則誠動于此而機動於彼教之不倦乃學之不厭者致然非有二事也執事其務近裡俾有薰蒸融

液之益而毋汲汲于匪人之求以辱多士哉然此處亦發揮不得明白顯露爲訛事一快又足以驗區區非其人矣何日相對盡此懷抱

荅門人問學

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脉路其自注云無欲故靜是一切染不得一切動不得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個幽閒暇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

縱欲之事開大以殺一切染不得動不得奉爭奪因與清獻二事亦所謂一節見全體也

月合明則照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悖此而費勞擾故謂之凶觀周子爭奪因即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即疾縱僕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不盡處此是眞能主靜者益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膰肉之去孔門相傳脉絡至周子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狠狽之弊紛然潛

人而不自覺即使孤介清潔自守一毫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荅何善山

日昨曾往一來與此後別有教然後方敢以言句相荅不然縱兄積疑不敢輕有所言非不爲言實非言可及也夫能自信者乃能取諸人以爲善兆一說者必見善而不能遷此二句亦姑據來章言之耳猶未足以盡弟意也弟之取諸人者但能于自

久是近裡　覺也

性自命吩緊用力有刹傷損則如服中釘時刻無可停留無可替換自彻自尋如絲過針斬釘截鐵放過不得此纔是有求爲聖人之志爲吾益友不知向此用工則在話頭上拈弄至于自性自命既巳傷損尚不能知當下動氣處自以爲發彊剛毅經粘處自以爲文理密察加意奉陪却謂恭敬明白依阿却謂寬仁如此之類千言萬語莫能狀其情變總之以一言只是觸突到了雖自稱爲學而于自身邈不相干却又說精說一說感說應如此者

豈特騎驢覓驢已哉吾輩如今但可自謂挨傷度日非真知痛癢與所謂能知言也往昔册中所論亦實有見於當下痛癢然猶寬鬆未是很手猶被道理作障客易遮瞞弟雖不才却有隻眼自照不肯將就冒認若是猛健漢直窮到底尋根究源斷不容時刻粘帶纔粘帶即非此物既非此物何爲性命此等處非是各人自悟縱終日爭辨未有出頭時也佛與吾儒之辨須是自身已有下落方可開口然此亦是閒話辨若明白亦于吾身何干吾

身若既了時縱不問且誰不來證見並不將此等作大事件以為講論不過將至誤世弟則以為伊川講明後又出幾個聖人漸漸未曾講明又何曾誤了舂陵夫子無生之說門面終是不同何須深論今縱談禪決未見有人倒髮棄妻薄親夾生拋却名位此事乃吾儒詆毀佛氏大節目處既不相犯自可無憂見無為此懼一言似可稍解矣然此亦姑據來章言之又涉分析吾輩一個性命千瘡百孔醫治不暇何得有許多為人說長道短耶弟

願兄將精一還堯舜感應還孔子良知還陽明無生還佛直將當下胸中糾帶設計斷除眼前紛紜設計平妥原來性命設計恢復益於我者取之而非徇其言也害於我者遣之而非徒以言也弟有附會包裹之病即直言攻之非以相勝欲同歸于是也兄有執泥糊塗之病即誠心改之非以自卑欲各歸其極也如是尚何說之不同而懼之不卑已乎舍弟從促言則信口直言以復來章如不責其不遜欣然覽之並將弟之於將嗣後友朋言廣

最好讀書與大節有要真氣魄之人進此一步纔有日益

受善者必自見始矣中未有得故發已意不瑩惟不妨再四經目指其瑕而捄正之

答戚南懸

來諭辭受取與雖關行檢看來亦小此言最害事辭受取與元關心術本無小大以此當天來大事看即堯舜事業亦是浮雲過目若舉吾真心而行即一介非義不取不與亦是大道非小事業而大一介也此心無物可尚故也故弟與人言只辨存心心存者時時是吾本來不以議論意與氣魄擬和

得于此未能究竟即是自身不離凡胎終日談懸說妙總是俗套耳

荅同年

吾人歲月甚速百凡自宜醒心省力獨往獨來翛然無累便是到頭好結果一切貪着俱成魔障吾兄自覺比前如何長生一念已勘破否古人言此者藉以引誘愚人覩於純陽長春可見既云酒色財氣生死利害盡須拚棄方可入道則一身所享更是何物世人捨性命不得者只為此數者未盡受

用既無數者登生何爲乃知所指長生不在年歲於此有悟始堪承傳故其書中往往以忠孝淨明四字爲首務云淨云明正爲一切不貪着一切不糊塗此其宗旨端的了了可想後世下根妄求多壽其言雖似其心去俗流不減分毫亦云冷淡亦云快活至究其冷淡快活只是恣情縱欲不與世人着力任其理亂漠不動心晉室坐此以喪其國文成五利坐此以殺其身此正與忠孝淨明四字相反烏得自欺欺人附于仙家耶弟亦剖判未早

兩年以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縱能真仙乘雲下界旌幢笙鶴擁車道迎王母靈童左右捧侍亦只作一段綵俊過目無意結攬此可與神明對者也吾兄此處能更不犯手否萬萬澄慮洗心堅守高

皇國法孔門名教一舉一措務合民心勿以此身抛作誘實令人指摘造積果報不特吾兄自受清福近而朋友遠而子孫咸被借榮光愈於舉族飛昇矣

文恭少學文欲李空同聚之曰是未見端委者既入官條又與唐荆川趙浚谷諸人講求大放於文久

之語人曰吾無意爲之矣學之有本猶水之有源必其中有自得寔見斯道之流行無所不在雖欲不爲波濤洶湧之勢不可得也故其學一主無欲惟無欲而後入微惟微而後知無不良所乘主靜歸寂辯答數千言要皆不踰其旨力踐之二十餘年沛然真得始至于不惑之地所著異端論蓋其發也陽明門下尊所聞行所知者儘不乏人而真實得力爲不可少其人者則鄒文莊也